

《噪淡行院》考

刘 晓 明

元高安道的《噪淡行院》是治戏曲史者每每引用的一篇名作，这篇散曲中所透露的众多戏曲与俗文化信息只有《庄家不识勾栏》、《拘刷行院》等三两篇散曲可以与之媲美。虽然其内容引述者众多，但其题意自王国维以降，尚无人解之。由于无法解题，势必影响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。本文旨在对《噪淡行院》题意进行考释，并进而发明其在戏曲史中的传承关系。

《噪淡行院》此题，其中“行院”一词元曲中习见，郑振铎、严敦易、冯沅君、顾学颉诸先生均有考证，意见基本相同：意为“戏班、妓院”^①，兹不赘言，关键在“噪淡”一词上。然而，在最早收录此曲的元刊本《朝野新声太平乐府》卷九中，“噪”字不明，歧释纷纭。严敦易先生释为“嚙”^②，胡忌先生因其漫漶不清，以“□”代之^③，自叶玉华先生首释为“噪”字后^④，学者遵之。以通行的语义解之，“噪淡”二字不词，难以索解。其实，“噪淡”非当时文人们所用语言，乃民间俗语和行业用语，所谓“闾闾谈吐”、“鶯伶声嗽”，意晦难明。

先释“噪”字。“噪”在现代汉语中有如下义项：1. 噪音；2. 喉咙；3. 吞塞。这些义项放在《噪淡行院》全曲中考查，均无法贯通。其实，“噪”在宋元俗语中，另有一义项：调侃、嘲弄。元人陶宗仪云：“时有关汉卿者，亦高才风流人物也。王（和卿）常

常讥谑加之，关虽极意还答，终不能胜。王忽坐逝，而鼻垂双涕尺余，人皆叹骇，关来吊唁，询其由，或对云，此释家所谓坐化也。复问鼻悬何物，又对云，此玉筋也。关云，我道你不识，不是玉筋，是噪。咸发一笑。或戏关云，你被王和卿轻侮半生，死后方才还得一筹。凡六畜劳伤，则鼻中常流脓水，谓之噪病。又爱诮人之短者，亦谓之噪。故云尔。”^⑥“噪”的这种讥讽之义，元杂剧中习见，在杂剧人物口语中，又作“噪嗑”，嗑即话语，现代北方口语中仍有“唠嗑”一词，“噪嗑”即嘲弄的话语之意。请看以下例证：

郑廷玉《布袋和尚忍守记》第一折〔油葫芦〕：“他这般胖呵，我猜着他也，（唱）莫不是香积厨做的斋好？”（布袋云）：“你斋我一斋。”（正末唱）：“更和那善人家斋得禅僧饱。他腰围有篓来粗，肚皮有三尺高，便有那骆驼、白象、青狮豹，敢可也被你压折腰。”（布袋云）：“他噪嗑贫僧哩！”

元无名氏《瘸李岳诗酒玩江亭》第一折〔醉中天〕：“我猜着了也。（唱）你则是个上八洞的齐孙臤。”（先生云）：“他噪嗑我这条腿哩！”

“噪嗑”又作“噪磕”：

石君宝《李亚仙花酒曲江池》第三折〔尾煞〕：“我比那谢天香名字真。”（卜儿云）：“他可做的柳耆卿么？”（正旦云）：“你噪磕他怎的？”（唱）：“他比那柳耆卿也不斤两轻。”

又作“臊磕”：

郑光祖《醉思乡王粲登楼》第一折〔赚煞〕：“我略别你个放鱼的子产。”（蔡相云）：“放鱼的子产，臊磕老夫不识贤哩！”

元曲作为一种俗文学，保留了大量的民间口语和演艺圈的行话，文人们将其记录成文本时，只按其音译成文字，重在录音，字形不定，故“噪”又作“臊”。类此者如“紧急鼓”又作“锦鸡鼓”^⑦，“嚙作”又作“谚作”^⑧，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

再释“淡”。胡忌先生云：“淡也有作演剧，演出的含义”^⑧其义近似，但不准确，淡固然有表演之义，但不是一般的演出，而是指歌唱，此亦为伶人行话、梨园市语。

与“噪”又作“臊”一样，“淡”作为伶人口语，被文人载入作品时，亦只录其音，不定其形，其字或作“噉”；

汤舜民《新建构栏教坊求赞》散曲：“要掇每末东风先报花消息，妆旦色舞态袅三眠杨柳，末泥色歌噉撒一串珍珠。”此“歌噉”即歌唱之意。

“淡”又作“啖”：

元无名氏《怨恨》[神仗儿]：“孤帷里悄悄愁成暗，暗暗不能歌声啖，只落得枕上泪痕揜。”此“啖”不能以通常的语义“吃”来解之，而应释为演唱。

“淡”在元曲中最通常的写法是“旦”，即元曲中习见所谓“旦曲子”：

庾吉甫《雁儿落过得胜令》：“荒荒时务艰，急急光阴换。一曲棋未终腰斧柯先烂。百岁霎光间，莫惜此时闲。三两知心友，鲸杯且吸干。休弹，玉人齐声旦。”

乔吉《别情》：“凤求凰琴慢弹，莺求友曲休旦。”

刘君锡《庞居士误放来生债》第一折（正末云）：“行钱，甚么人这般唱歌旦曲的？他心中必然快活。”

更重要的是，将淡释为演唱，于《噪淡行院》中亦有内证：[一煞]：“打散的队子排，待将回数收；搽灰抹土胡倜傥。淡番东瓦来西瓦，却甚放走南州共北州。”淡番东瓦来西瓦，即唱罢东瓦后又去西瓦赶场之意。

综上所述，“噪淡”意为嘲讽演唱，“噪淡行院”，即对行院作揶揄演唱，此即《噪淡行院》之题意。揆诸原文内容，无有不合。该散曲所用的曲子为[般涉调]哨遍套曲，自然是用来演唱的；而其内容通篇都充满了对行院的种种嘲讽，[耍孩儿]：“陀跋的单脚

实村纣，呼喝的担徕每叫吼。瞅粘的绿老更昏花，把棚的莽壮真牛。吹笛的把瑟歪着尖嘴，擂鼓的撮丁瘤着左手，撩打的腔腔嗽。靠棚头的先虾着脊背，卖薄荷的自肿了咽喉。”[七煞]：“坐排场众女流，乐床上似兽头，栾俊来报是些十分丑。”[六煞]：“撺断的昏撒多，主张的自吸溜，几曾见双撮泥金袖。”[五煞]：“踏鞦的险不桩的头破，翻跳的争些儿跌的迸流。登踏判躯老瘦，调队子全无些骨巧，疙疸鬼不见些掐搜。”[四煞]：“捎徕是淡破头，啜休是饿破口，末泥引戏的衡劳嗽。做不得古本酸旦，辱末煞驰名魏、武、刘。”[三煞]：“妆旦不抹彪，蠢身躯似水牛，噪暴如恰哑了孤桩狗。带冠梳硬挺着粗脖项，恰掌记光舒着黑指头。”上述引文中，不仅有对“踏鞦的”、“翻跳的”、“登踏判”、“调队子”、“捎徕”、“末泥引戏”、“妆旦”等前台演员的讥讽，对后台的乐队人员，如“吹笛的把瑟”、“擂鼓的撮丁”、“撩打的”、“撺断的”也进行了种种戏弄，甚至连守门的“把棚”、行院四周的“担徕”、“卖薄荷”等摊贩也捎带一块调侃了一番。

噪淡作为一种滑稽演唱，与“噪嗑”的话语调侃对言，是元代颇为流行的一种诙谐表演。这种演唱形式当与宋代的调笑歌舞有源流关系。考宋词中有郑仅的《调笑转踏》、晁补之、毛滂、邵伯温的《调笑》，秦观的《调笑令》，洪适的《番禺调笑》等等，这些词曲均以笑谑为其主要形式，开南宋“唱诨”先声。^⑨入元则有“乔唱诨”^⑩“嘲歌”^⑪，与噪淡均属同类表演形式，从戏曲史的角度来看，则是将演唱与宋杂剧的滑稽表演相结合，是戏曲发展史中的重要中间链。

注：

①王国维：《宋元戏曲考·金院本名目》：“行院者，大抵金元人谓娼妓所居。”

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·宋金的杂剧词》：所谓行院，“以今语释之，盖

即游行歌舞班之谓也。”

冯沅君：《古剧说汇·路歧考》：“称伶人为行院，那是以所居之地称其人。”

顾学颉、王学奇：《元曲释词》第二册：行院有妓女、妓院、伶人、剧本、行业诸义。

②严敦易：《论行院》，国文月刊，1948年71期。

③胡忌：《宋金杂剧考》附录：元代演剧史料。

④叶玉华：《院本考》，1937年北京大学油印本。

⑤元陶宗仪：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二十三。

⑥明沈德符：《顾曲杂言·俚语》：“又有‘紧急鼓’者，讹为‘锦鸡鼓’，总皆北地乐也。”

⑦“嚙作”即唱曲，元曲中习见，宋陈元靓：《绮谈市语·举动门》：“唱曲：善讴，谚作。”

⑧胡忌：《宋金杂剧考》附录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，312页。

⑨元陶宗仪：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二十五：“院本名目”条：“宋有戏曲、唱诨。”

⑩见上书“院本名目·拴搐艳段”条。

⑪元薛昂夫：《高隐》套曲：“史牛斤嘲会歌，强沙三舞一会曲破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